



第440期
名誉主编:了人
主 编:王 伟



初秋行吟

(组诗)

◎季 川

雨 滴

先一滴,天就凉了
再一滴,梧桐叶就落了
好像初秋的雨滴
都蕴含着
浅显而又深刻的道理

风 声

慢慢地吹着
一池的秋水就瘦了
静静地吹着
满眼的稻子就黄了
看来秋风的力量
不容小觑

云 朵

这些大朵的棉花
不用弹拨
就很蓬松、干净
有些被风带走的
它们的志向在远方

山 峦

那些安静的树木
已经送走了炎热
而归巢的鸟鸣
已经能够接住月色
在夏末初秋之间
山峦们的思考
往往不动声色

田 野

那些无边的生长
是藏不住的
那些向上的目光
是遮不住的
那些丰收的前景
是阻挡不了的

(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)

人性的显影

——《南京照相馆》的历史切片与微光

◎ 黄海子

我所在的七人微信群里,群主看完电影《南京照相馆》后,在群里留下一段话:“你们找时间去看一看《南京照相馆》,等大家都看完之后,本群休群一周,进行集体沉思!”之后便再未发言。当时我所在的地方没有电影院,回到重庆后,我立刻拉着妻子去看了《南京照相馆》。妻子看一会儿就悄悄地抽泣一阵,电影结束灯光亮起,影厅里没有一个人起身离开,影院里抽泣声断断续续,还有人在捶打座椅,发泄内心的愤懑……

在众多讲述南京大屠杀的影像作品中,《南京照相馆》选取了一条幽微且沉重的叙事路径。它没有展现宏大的战场硝烟,而是将镜头聚焦1937年寒冬南京城的一条街道、一家名为“吉祥”的照相馆。在这里,素不相识的七个小人物——邮差、龙套演员、照相馆老板一家、翻译、巡警,因求生本能而蜷缩在一起,然而,命运却被几卷冰冷的胶片彻底改变。

导演申奥“大历史,小切口”的创作手法在此精准发力,让历史的沉重感压在了几个普通人的肩头,也让我们得以在照相馆暗房那如血染般的红灯下,窥见人性在至暗时刻如何艰难地“显影”。

影片最动人之处,在于它刻画了恐惧与勇气的共生。当邮差阿昌冒充学徒,被迫在日军摄影师伊藤的注视下,冲洗那些记录着砍头、活埋、奸淫等暴行的底片时,他颤抖的双手、瞬间凝固的呼吸,是面对死亡威胁时最真实的生理反应。

照相馆老板老金最初的沉默与妥协,龙套演员林毓秀被迫摆拍“亲善照”时“半哭半笑”的颤抖,都细腻地描绘了乱世中如蝼蚁般的求生

挣扎。日军为了摆拍“亲善”,从一个母亲手里夺下因饥饿不断哭泣的襁褓中的婴儿,并狠狠地砸向地面,孩子的哭声戛然而止。影片演到这里时,我从观影席上一下跳了起来——老子要打死那群恶魔。

导演申奥的克制令人钦佩,他没有刻意渲染血腥与暴力,镜头避开直接的暴行展示,而是通过对人物面孔的凝视、对手部细微动作的捕捉,将那份窒息的恐怖与屈辱更深刻地刻入观众心底。这种“不贩卖暴行”的坚持,反而让历史的沉重感更加难以消散。人性的微光,就在这极致的压抑下艰难地透射出来。

当一张张记录着同胞惨状的照片在显影液中逐渐浮现,当“百人斩”合影的狰狞被红灯照亮,麻木的求生欲开始出现裂痕。阿昌用生涩日语吼出的“我们不是朋友”,是恐惧被愤怒点燃后的瞬间爆发;林毓秀决绝的“我唱的是穆桂英梁红玉,不当汉奸”,则是被践踏的尊严在文化血脉中的倔强回响。最令人深思的,是汉奸翻译王广海。这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,曾天真地描绘“日本人统治后的好日子”,却在目睹日军企图玷污林毓秀时,那根紧绷的弦终于断裂。他的搏斗与死亡,并非英雄的升华,更像是一个被现实彻底击碎幻梦的灵魂,在最后时刻找回了作为“人”的底线。

觉醒,并非一蹴而就的英雄主义宣言,而是一个个被真相灼伤后的本能反抗。这些转变并非惊天动地,却因那份“朴素的底层人民”的底色,而显得格外真实、揪心。照相馆,这个本该留存幸福瞬间的地方,成了乱世中的孤岛,也是

人性挣扎与觉醒的炼炉。

影片的深刻之处,还在于它揭示了影像的双刃剑本质。相机,在侵略者手中,是粉饰暴行、制造“亲善”假象的舆论工具。快门声与子弹上膛声的同步设计,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隐喻——影像记录本身已成为屠杀的帮凶与炫耀的资本。然而,同样是这些底片,在照相馆红灯下被平民的眼睛所“看见”,便瞬间转化为揭露滔天罪行的“子弹”。那些记录着“京字第一号证据”的胶片,虽物理形态脆弱易逝,但褪色照片所承载的真相不会消失,反而因这群小人物的冒死守护,拥有了穿透时间、撼动审判的力量。显影的过程,由此成为历史真相被艰难发掘、确认并最终“铁证如山”(Dead to Rights)的绝妙象征。

结尾的蒙太奇是点睛之笔。战前南京贡院街上平凡而幸福的市井影像,与今日繁华安宁的现代街景交叠,这不仅是历史的回响,更是对“自强不息是对历史最好回应”这一核心命题的无声诠释。

山河无恙、岁月静好,并非历史的必然,而是由无数个“阿昌”“林毓秀”甚至“王广海”们在至暗时刻,用生命点燃的微光所照亮、所换来的。这或许就是《南京照相馆》最平实也最深刻的启示:铭记历史,不仅在于悲痛,更在于珍视那由无数微光汇聚而成的今日,并从中汲取守护和平、开创未来的力量。

走出影院,面对阳光下熙熙攘攘的人群,每个人心里的那份“美好”与“感动”便有了沉甸甸的根基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)

刀背梁上行

◎ 王治刚

刀背梁,位于重庆石柱的七曜山大风门。单听这名字,就勾着人想去一探究竟。车开到半路,太阳躲进了云里,还好山里没起雾。小车慢慢往上爬,又走了十几分钟,我们提前下了车,找了处高地方眺望。都说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,要想看清刀背梁的全貌,就得远观。

远远望过去,我们这才看清了刀背梁的真容。只见一条公路横在山梁上,路两边的峭壁陡得快成直角了。一行人,不得不叹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再抬眼望,山尖上,大风车到处都是,它们立在峭壁上,大叶片慢悠悠转着,像是闯进了童话世界。

凉风吹过来,带着点冷意,催着我们再往前走。到了刀背梁跟前,大家决定下来走走,好离这份大自然的馈赠再近些。

一踩上刀背梁的脊梁,强劲的山风就扑过来,像是要把人卷进个没边儿的时空里。这风,带着高山的清冷和野地的自在,呜呜地像是在

说些岁月的故事,让人心里不由得生出些敬畏。往四周看,山一座连一座,层层叠叠的,活脱脱一幅大画儿。

凑近了看刀背梁,光溜溜的峭壁上,稀稀拉拉长着几丛灌木,给山峰添了点生气。有一丛灌木上,开着几朵粉红的野花,倒给这险峻的山抹了点温柔。远处的山,慢慢变成了青黑色,跟天边融到了一块儿。这时候就想起那句诗: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”站在这天地之间,才觉出自己有多渺小。

我们在刀背梁上慢慢走着,虽说最窄的地方才五米宽,可走着走着,倒少了些害怕,多了点亲近自然的欢喜。“快看那棵松树!”有人喊了一声。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,只见一棵松树紧紧扒着石头,枝干往一边伸着,像是在跟狂风较劲,又像是在招呼远方来的客人。这时候就想起黄山的迎客松来,这棵松树虽说比不上,可在这荒凉的山坡上,也算得上是个出众的角色

新米香

◎ 赖永亮

稻子黄透的时候,母亲打来电话:“新米出来了,回家吃饭吧。”

踏上乡间小路,稻浪在秋阳下翻滚,穗子沉甸甸地垂着,风一吹,沙沙作响。田埂上几只迟归的蛙还在鸣叫,倒应了辛弃疾那句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。

新割的稻谷在院场里晒得啪啪作响,空气里飘着细尘,裹着阳光的暖与稻谷的香。母亲在灶房忙活,柴火在灶膛里噼啪大笑,新米在铁锅里咕嘟冒泡。蒸气顶得锅盖直跳,满屋子都是米香。母亲掀开锅盖搅了搅,指着浮在粥面上的一层油亮:“喏,米油,喝时当心黏了嘴。”

灶膛里的柴火哔剥作响,火光把母亲的身影拉得老长,映在熏黑的墙上。我朝锅里看看,白汽直往上窜,新米在沸水里翻滚,渐渐透出玉色的光。这香气钻进鼻子,引我回到小时候——母亲在灶台边转悠的身影,早已刻进骨头里了。

母亲盛了冒尖一碗新米饭,又夹了两块油亮的五花肉。她端着碗走到院里,黄狗阿黄早摇着尾巴等着了。它不扑不抢,只端坐着,眼巴巴地望着母亲。母亲蹲下身子,把碗放在它跟前:“阿黄先吃,多亏你祖宗呢。”狗得了令,一头扎进碗里,尾巴卷起又放下,喉咙里呜呜作响。新米的白和酱肉的亮堆在粗瓷碗里,热气在秋凉中袅袅升腾。这是最朴实的供奉,给那个传

说里毛茸茸的“恩人”。

柴火噼里啪啦,奶奶的故事随着火光跳了出来。她坐在灶前小凳上,火光照着她沟壑纵横的脸,像秋日里犁过的田。

“早先天上才有谷子,人间没得吃。派了九尾狗上天取种。那狗溜到晒谷场,打个滚儿,九条尾巴沾满金谷。守谷人抡斧就砍,八条尾巴连着谷粒落下,狗忍着痛,卷着最后一根沾了谷的尾巴逃回人间。”奶奶的声音在灶火的噼啪声里忽高忽低,仿佛那惊险的逃亡就在眼前。

她顿了顿,添了根柴火,火苗猛地一窜:“喏,稻穗为啥弯弯的?就是照着狗尾巴长的。人呐,吃着这米,得记着这份情。”阿黄不知何时溜进屋,偎在奶奶脚边,喉咙里发出轻轻的咕噜声,尾巴在泥地上扫出沙沙响动。

灶房里静下来,只有火舌舔舐灶膛的声音。那九尾狗抱着血淋淋的身子、卷着最后一根尾巴跌回人间的景象,在我心里生了根。原来这满田的金黄,这碗里的白米,竟和伏在奶奶脚边的阿黄连着血脉。它呼哧呼哧的喘气声,此刻听来格外沉重。

新米饭终于上了桌。灯下,甑子里米粒饱满透亮,堆得冒尖,白气裹着饭香直往鼻子里钻。母亲先给奶奶舀了粥,白瓷碗里浮着晶亮油膜。奶奶小心啜了一口,米油立时在她唇边粘了道白边。

“香!”老人眯起眼,皱纹里都是笑。

了。正看着,那松树上传来几声鸟叫,清亮里带着点凄清,一下子把大山的寂静打破了。再看时,一只山鸟从树叶里飞出来,飞得挺利落,朝着对面的山崖去了。

看得入神时,太阳从云里钻了出来,金色的光一下子把山野都照亮了,身上的寒意也散了。有了阳光照着,山峰的模样看得更清楚了,峭壁上的灌木和野花,像是镀上了一层金边,看着更鲜亮夺目。山尖上的大风车,也闪着金光,转得更起劲了。

终究还是要走了。回头望时,刀背梁的轮廓在夕阳里愈发清晰,山风似乎还在耳边低吟,那朵粉红的野花、倔强的松树,连同转动的风车,都成了刻在心上的剪影。或许往后想起,这山的峻、风的烈、景的柔,仍会带着草木的清香,漫过记忆来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綦江区信访办)

母亲这才给我盛上满满一碗干饭。我急急扒了一大口,新米特有的软糯在嘴里化开,清甜之气盈满唇舌。那香气顺着喉咙滑下,一股暖意就在小肚子里漫开,仿佛每一粒米都攒着日头和雨水。

这碗饭是土地给的实在话。新米下肚,浑身都暖了,沉甸甸的秋天好像稳稳当当地落进了胃里。窗外,暮色渐浓,村庄的轮廓模糊起来,只有灶房这盏灯亮着,照着碗里的饭粒,照着母亲与奶奶的笑脸,也照着桌上阿黄蜷卧的身影——它肚里也装着同样的新米香。

碗见了底,嘴里还留着香甜。我蹲下身,摸着阿黄温热的肚皮。这暖意,从传说里那九尾狗卷着稻种坠落的瞬间,便一直没凉过。它驮着天大的恩情,穿过年月,最后化在了这碗温热的饭里,融进村庄的夜色中。米香袅袅,在灯影里站成一片暖和的明亮。这光亮里,是人跟土地、人跟生灵之间,那扯不断、理不清,却能让人熬过荒年的情分。

原来尝新米,尝的是泥土里长出来的活气,更是老一辈人传下来的道理:人不能忘本。我摸着阿黄,它肚子一起一伏。新米饭的暖意透过手心传过来——人和狗,吃的是一锅饭,连着的是一根看不见的线,那头拴着那只断了八条尾巴的狗,拴着满田弯腰的稻穗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荣昌区棠香小学)